

看下面的經文，九十八頁：

【粉骨碎身未足酬。一句了然超百億。】

『粉骨碎身』都有典故，這個典故註解裡面都引出來了，我們不需要查這些資料了。經典、註解所引用的這些公案因緣，我們一般講典故，如果諸位將來要查考、查經很費事，三藏經典部頭太大了，你到哪裡去找去？古人早就替我們想到了，把這些典故全部都收集在一起，分門別類編好了，後人要找，一查就查到，這個書就是藏經裡面的《法苑珠林》，裡面分一百類，還有一個就是《經律異相》。《經律異相》有五十卷，《法苑珠林》有一百卷，這兩部書如果拿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就是百科全書，是屬於類書。它把經論裡面關係同類的這一些因緣公案都收集在一塊，所以我們要查的時候很方便。像此地所引的在《法苑珠林》、在《經律異相》都可以找得到原文。

『粉骨』這是常啼菩薩的一段公案。『碎身』是釋迦牟尼佛因地修菩薩行的一段公案，這段公案也是非常之有名，就是為了半偈而捨全身。這是遇到一個羅剎，實際上他不是羅剎，是那個忉利天主變化的，來試驗試驗菩薩的道心，有這麼一樁事情。說出的半偈就是，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，就是這一首偈子。菩薩聽到這首偈子之後，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，願意捨身，求羅剎為他說這首偈。這個事情諸位自己去看。所以說『一句了然超百億』，這百億是講的「劫」，十劫。確實是如此，你看我們無始劫的苦修，到今天都沒有了然，如果能夠說一句言下大悟，怎麼不超千百億劫？這一句也是說明得法不容易，必須要珍惜。

古來的諸佛菩薩為法亡軀，這樣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不勝枚舉。如果我們今天說是愛惜自己的生命，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超過了佛法，這是大錯特錯了！人家為了兩句，叫人家請你來給我說兩句偈，我都可以捨身，今天你們肯不肯？這就是我們求法的心不如人，道心比不上人家，所以我們的成就也不如人。別人的第一個生命是道，生命算得了什麼？生命都算不了什麼了，那我所有的那些身外之物又算得了什麼？這才叫身心世界都能放得下。我們現在大障礙，就是身心世界放不下，還在這個裡頭斤斤計較，心與道不相應。道是什麼？道是「寂滅相」，我們這個心不清淨，不能夠證得寂滅相。

【法中王。最高勝。恆沙如來同共證。】

『法王』是稱佛。為什麼稱之為王？「王」是形容他自在，在一個國家裡面發號施令的是國王，一切人都得要聽從他，他是一個自在人，別人都得服從他，所以佛法用這個字來做比喻。佛在一切法裡面得自在，一切法裡面沒有障礙，所以就稱之為法中之王。『最高勝』，最高、最為殊勝。『恆沙如來同共證』，不是一個人證得這個境界，十方諸佛都證得這個境界。可見得這是真實的，不是虛妄的。這個是永嘉大師在此地舉出來勸勉我們，要知道法王之尊貴，勉勵我們，我們得要取法王。

【我今解此如意珠。信受之者皆相應。】

『如意珠』就是指的真心理體，他今天覺悟了、今天了解了。諸位如果要想明瞭這樁事情，我們這次講座短短的七天當中，可以說只透了一個消息給你，你曉得有這麼一回事情。這個事情究竟是什麼？還不知道、還不能明瞭。如果諸位要多知道一些這個消息，必須要探討大經。大經裡面頂重要的，你們同學們要我介紹你讀經，我在此地也順便的給諸位說出來。第一個是江味農居士《金剛經

講義》。《講義》雖然是很囉嗦，但是那個《講義》實在是《金剛經》的大辭典，裡面什麼玩意都有，包羅萬象。你要是細細去讀，能夠吸收很豐富的佛學常識，他對於名相術語解釋得都很清楚，免得你去查字典，太豐富了。這是一部。你們如果要是沒有的話、找不到的話，我也可以送給你，你真正肯學我送給你。

第二部就是《楞嚴經》，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那個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講的道理，理論與方法，這個小冊子裡頭引用得很多，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諸位要真正想成就的話，頂好是背《楞嚴經》，我們圖書館住的這一些參學的都是背《楞嚴經》。《楞嚴經》大概有六萬多字的樣子，這個是要背的。《楞嚴經》裡面的方法，初方便裡面就教我們辨別什麼是真心、什麼是妄心，教給我們如何「捨妄用真」。那就是講『我今解此如意珠』，如意珠可以從《楞嚴經》上得到。只要你能相信、你能夠接受，必定與十方如來相應，與法性相應。

這段註子也註得非常之好。四祖對牛頭融禪師說，「百千妙門同歸方寸」，方寸是形容詞，是指的真心理體，「河沙功德總在心源。一切定門，一切慧門，一切行門，悉皆具足」，法法具足，圓滿無缺。所以古德常說，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」，這就是只要你證得真心，一切法統統具足，一法也不漏，圓圓滿滿。我們能不能信得過？能不能夠接受？能不能夠依教修行？修行，行是行為，修者是修正，把我們的行為修正過來，經論就是修正的標準，依這個標準來修正你的行為，這叫修行。

【了了見。無一物。亦無人。亦無佛。】

這是如來知見，再跟諸位說，這就捨識用根的見地。我們今天說離了心意識，見的這個世界是什麼？那就是『了了見』，一切法都照了，心像明鏡一樣，萬法照在裡面清清楚楚。『無一物，亦無

人，亦無佛』。那這樣一照，不就照空了，那沒有人也沒有佛？諸位要聽了也許害怕，這佛還是不能學，學了之後，人也沒有了，佛也沒有了。我再跟諸位說，不是人也沒有了、佛也沒有了，人也有、佛也有，沒有人佛的名號了，沒有人佛的分別了，所以叫「了了見」。「無一物」是什麼？無一物之名，「名可名，非常名；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也沒有名了也沒有道，「了了見，無一物」，心地裡平等、清淨。見了人沒有「人」的這個念頭，不起「人」的這個想法，見了佛也不起「佛」的念頭，也不起「佛」的想法，佛與人是平等的，萬法是一不是二。那註子註得好，「真如界內」，真如界就是《華嚴經》裡面講的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裡面，「無生佛之假名，平等性中無自他之形相」，就是無物、無人、無佛，這個意思。

離開名相，你道一句來，隨便拈一個，好，我就拈這個，離開名與相，請你道一句來。你能不能開得了口？這是什麼？你要能在這個地方悟入，你就入了境界了。我們難在哪裡？就被名相迷住，離了名相，真東西；真東西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說不出。清楚不清楚？清清楚楚，看得也清楚，聽得也清楚，說不出，無話可說，無念頭可動。那萬法怎麼不是平等的？這個就是什麼？轉識成智。名相是假的，假名安立。我現在說「你是畜生」，你聽了很生氣；說「你是聖人」，很高興。如果我們老祖宗當初造字的時候，叫那個狗叫「聖人」，叫我聖人講「畜生」，那今天我們一聽「畜生」很高興，叫我「聖人」不就很生氣了嗎？假的！所以一個人要被名相玩弄了，他顛倒在名相裡面，那真是糊塗到所以然處！

佛教我們覺悟，超越名相，曉得名相是假的，那個是遍計所執性，在唯識裡面講的，在《百法明門》裡面是不相應行法，名、句、文都是不相應行法。相應行法是依他起性，不相應是遍計所執，

徹底的虛假。所以我們要曉得，佛是教我們見真東西。真實相裡頭了了見，無一物，無人名，也無眾生名，也無佛名，一切萬法無不平等。這個註解諸位自己去看。

【大千沙界海中漚。一切聖賢如電拂。】

註解裡面引用《楞嚴經》上一段話說的。《楞嚴經》翻譯文字之美，在眾經之冠。這個也是機緣不一樣，是唐朝宰相房融他自己翻譯的，他來作筆錄，出自於宰相的手筆，因緣殊勝。這是房融得罪了皇帝，被貶職降級，降到廣東去做知府，他才有閒情逸致來參加翻經。如果做了宰相了，他就沒有這個機會了。諸位想想，歷朝宰相有多少？你知道幾個？房融也不是出名的宰相，今天哪一個都曉得他，就是因為《楞嚴經》上有他的名字，他是筆受者，所以大家都曉得他。經文字之美可以與《莊子》相比。所以文章是第一流的文章，好文章。自古以來背誦《楞嚴》、學習《楞嚴》的人，那是不計其數。不但是佛門必讀之書，不管你學哪一宗、哪一派的，沒有不讀《楞嚴》的。就是不學佛的人，在從前念書人，也喜歡讀《楞嚴經》，文字太美了、義理太圓滿了，是一部開智慧的書。古大德說，「開智慧的《楞嚴經》，成佛的《法華經》」，你們諸位要想開智慧就去讀《楞嚴經》，讀了《楞嚴經》就會開智慧。

這個舉的就是「觀世音菩薩圓通章」裡頭的幾句話，說明宇宙的來源，說明宇宙的結構、宇宙變化的程序以及大宇宙的真實相。這些統統在《楞嚴經》裡面，比那些科學家、哲學家、那些宗教家說得還要圓滿，你看了之後真是心服口服，沒話說。如果你要是看了之後還有懷疑，那是你沒看懂，你看懂了就不會了，你沒看懂，你對它有懷疑，你看懂了，對它就沒有懷疑了。這是說明大千恆沙世界就像海中水泡一樣，不是真實的。『一切聖賢』是指什麼？是諸佛菩薩，就像石火電光一樣，也不是真實的，《金剛經》上「如

露亦如電」，『電拂』就是「如電」，電是什麼？閃電，像閃電一樣，不是真實的。諸佛菩薩給我們做增上緣的，總得要依靠自己才能成就，要見自己的心性，不是叫我們依靠佛菩薩，佛菩薩能夠幫助我們的也就是這一點，千萬不能夠誤會。

【假使鐵輪頂上旋。定慧圓明終不失。日可冷。月可熱。眾魔不能壞真說。】

前面兩句是比喻。『鐵輪頂上旋』，這也是地獄裡面的果報，熱鐵輪從頂上壓下來。諸位想想，這是多麼的苦難。一個修學大乘菩薩道的人，在這樣大難當中，他也不退心，有定有慧，『定慧圓明終不失』，就是遭遇到這樣的大難他也不退心。為什麼不退？他求的是真實法。何況其餘的那些小災小難！那要退了心，諸位想想怎麼會成就？你真心求道，不要說現在，在古時候障礙就很多，沒有障礙就成就，沒這回事情。你譬如諸位你現在在家裡學佛，有的時候你父母障礙你；你在寺廟學佛，有別的同參道友障礙你，你要找到一個沒有障礙的地方去學佛，跟諸位說，找不到。障礙要有智慧去克服，要有善巧方便，保住自己的「定慧圓明」，絕不退轉。這個裡面頂重要的就是忍辱，熱鐵輪頂上旋也能忍受，要能忍辱。

講到忍辱，我還可以給諸位介紹一部書，好書！我第一次見李老師，李老師吩咐我讀的書，《禪林寶訓》。我見他的時候，他第一部教給我念這部書，《禪林寶訓》。那個時候《禪林寶訓》還沒有單行本，我念的《禪林寶訓》是《大藏經》裡頭，是《頻伽藏》裡面沒有註解的本子，白文。現在《禪林寶訓》有流通本，單行本流通，好像有很好的註解。你們諸位學佛比我的福氣大得多，好的書充斥在流通處。我那個時候學佛找這個經可苦得不得了，那個很不容易求到，對那個書就非常珍惜，把它當寶貝。你們現在得來很容易，看兩頁就把它丟在旁邊了，所以對於書籍珍重之心那就比不

上我們了，得來的太容易了。

下面比喻，太陽是熱的，這是比喻，太陽可以冷，月亮是涼的，月亮可以像太陽一樣熱。『眾魔不能壞真說』，諸佛菩薩歷代祖師所說的話句句真實，絕不是魔王能夠破壞的，諸位要曉得，魔只能夠自壞其法，無能壞佛真說。

【象駕崢嶸謾進途。誰見蟪蛄能拒轍。】

這兩句是比喻，魔王要想破壞佛教，自不量力。大象悠遊自在，『謾進途』，「謾」就是輕而易舉的意思，往前面進，比喻的菩薩弘揚大乘佛法，魔不能障礙。菩薩弘揚佛法，法緣有盛有衰。盛的時候，佛法是普遍弘揚，為眾生接受，大家都修學，這個社會當然是安寧富樂，我們現在講的安和樂利，真正能做到。衰的時候，一定是亂世。現在佛法衰。衰，魔能不能破壞？不能破壞。為什麼？真正修道的人依舊是「定慧圓明終不失」，沒有機會往外傳，他自己不動。像達摩祖師到中國來的時候，沒有因緣，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傳給慧可大師，他是定慧圓明終不失，一代一代的傳下去。因緣成熟了，發揚光大，沒有因緣了就隱藏起來。總而言之，不失，也絕不是魔王能破壞得了的。

關於這樁事情我也很關心，我那個時候，一接觸佛法的時候，看到佛法的衰相，我請教過章嘉大師，我說佛法這樣衰滅下去怎麼辦？章嘉大師說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佛法將來還有大大的發揚光大的一天。他說你不要看目前，佛的法運後面還有八千年，還早得很，不會現在就滅掉。我聽了很放心了，原來它不會滅掉。不要看它現在衰，衰有起來的時候、有興起的時候。所以說是這個世間不是沒有人，有人，真有佛菩薩住世，有高人。現在眾生不能接受，他們就隱藏起來，不露，深藏不露；大家都歡迎佛法了，他們都出來了，諸佛菩薩都出來了。

【大象不遊於兔徑。大悟不拘於小節。】

這兩句話我們也要很重視它，為什麼？往往我們就是『拘於小節』，自己把自己障礙了。尤其是在現前這一個社會，拘小節，佛法就行不通。這個就是現在進入到一個開放的社會、開放的思想，拘小節，很困難。所以今天必須把大小乘要認識清楚，自修的時候，不與人接觸的時候，拘於小節，自修，我是一舉一動循規蹈矩，入眾的時候要隨緣。不隨緣是什麼樣？一般人他不能夠接受佛法，這個事情麻煩，我們要照佛法去做，他這樣也看不慣，那樣他也覺得不方便，他不敢學佛了。曉不曉得佛學好？曉得好。所以說是你拿那個《沙彌律儀》來看，那些人一看到《沙彌律儀》，這個佛還能學嗎？這一舉一動都被繩子捆到一樣，動都不能動，這一動就犯戒，這佛不能學。

於是乎一般學者怎麼樣？學學它的理論，決定不肯照做。為什麼？不能做、做不到，這個做起來太不方便了。這就是什麼？如果拘束小節的話，把眾生的法身慧命障礙住了。好像我們自己得到一點小的成就，但是大多數人學佛的機會給他斷掉了。這個不是菩薩，沒有慈悲心。菩薩是大慈大悲，捨己度人，只要眾生能夠得度，能夠聞到佛法，我墮阿鼻地獄也甘心情願。這是菩薩的精神。只要有機會讓大家接觸佛法，我下油鼎、上刀山都不在乎，心裡還是歡歡喜喜。為什麼？這麼多人得好處。這是菩薩精神！怎麼能夠拘於小節？

『大象』是比喻大乘，『兔』子是比喻小乘，「大象」走的那個道路，那得要足夠的寬度，那兔子走的小路大象沒法子走，這就是大小乘不一樣。所以大乘行人往往不拘小節。這種現象就是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特別的清楚。這《四十華嚴》裡面所看的境界是事事無礙的境界。註解裡面也說得很清楚，末後有一段說，「見性之



人不可以事相檢舉」，不能拿事相來衡量他，「不可以持犯戒律所拘」，也不能拿戒律的標準來衡量他，「其作用難以測度」，人家那個修法確確實實是不可思議。這裡舉了兩個例子，「如高沙彌不受戒，樂山禪師一生不看經」，這是舉兩個例子，是不拘小節。但是這個地方要曉得，決定是大乘根性的人，而且是一個大徹大悟的人，他們的修行風範確實是這樣的。

在從前，他是有規矩、有程序、有師承的、有高人指導的，在今天什麼都沒有了。所以今天修學完全要靠我們自覺自悟、自動自發。今天講自由，決定絕對的自由，好處也有，是壞處也不少。說實在的話，壞處比好處多，這是我們自己要提高警覺。從前走的路安安穩穩，現在走的路非常危險，危險極了！所以要想成就，祕訣只有一個，那就是求「一」，唯有「一」就能成就，守住「一」，決定不更改，才能成功。但是這一點也很不容易做到，真正要成就，一部經，選擇這一部經一生不要變更。自古以來，一生就學一部經、就弘揚一部經，他成為這一部經的權威、專家。開悟了，一切都通達了，他還是講這一部經。叫你問他，請他講別的經，某人會講那部經，去請他去，他就標榜這一部。這是給後人做模範，大慈大悲。

像智者大師一生就是講《法華》，清涼大師一生就是講《華嚴》，歷代的這些大德，在家、出家，專攻一部經的太多了。拿民國初年來說，江味農居士一生，《金剛經》；周止菴居士一生，《心經》。無論部頭大小，他一生的精力就用在了一部經上。他是什麼都看、什麼都聽，所有力量集中在一部經上，「一經通，則一切經通」，都是專攻。經要一，行門也要一，修淨土要專修淨土，淨土裡頭還有很多法門，有持名念佛、有觀想念佛、有觀相念佛，用哪一個方法就用到底，絕不可以三心二意，才能夠得一心不亂。千萬不

要去說，學這個法門沒有學幾天，人家說那個法門好，再去學那個，那就糟了！這個三心二意會一事無成。

我父親在沒有去世的時候告訴我，他把他一生失敗的教訓跟我講，他的失敗就是三心二意。他做過軍官，跟我父親同學在一塊做軍官，抗戰期間當到師長、當到軍長，而我父親脫離軍職，去搞政，政裡頭搞得什麼？搞得縣政府的主任祕書，以後就去搞黨，這麼一迂迴、一打彎，那一些同事專一，沒有變更的都起來了，他始終在中下級裡頭轉，一生就吃了這個大虧。所以他教給我，不管搞哪一行，就是守定一個，決定不改變，才能成功。

應用在我們修行上也是一樣，一定要專一，解門要專一，行門要專一，不可以變更。再有因緣，老師要一、道場要一。今天這兩個不太容易做到，這兩個是外緣、增上緣，這兩個也要能專一，那諸位成就就快了，時間可以提快、可以提早。如果這兩個不專一，對你行解兩門那個「一」有妨礙。你接觸的人太多了，張三跟你說這個，李四跟你說那個，意見都不一樣，會給你什麼？打閑岔。縱然你能拿得到這些主意，你能夠拿得到一，不斷不斷有些衝擊，自己稍稍不穩定的時候就亂了。所以說老師要一、道場要一。能夠這樣子那還會不成就？沒有不成就。這就講在末法時期要守定這個。處眾的時候，我們要懂得以佛法利益為利益，以大眾能夠獲得學佛的因緣為第一，犧牲自己在所不惜。這是什麼？我們佛法到今天衰滅之極，我們如何能夠叫大眾接受，這個是第一義。所以在大眾之下把這個尺度放寬，沒有關係。